

歷史空間

南嶽匾額指謬

■ 安立志

十一月上旬，到湖南衡陽參加研討會，有幸再次參訪南嶽大廟。陪同的周安林先生，有着豐富的歷史與文物素養，他的「補充」解說，完全不同於導遊膚淺的故事與演義，使我對南嶽的了解有了意外的收穫。

南嶽衡山被譽為「文明奧區」、「宗教聖地」，當地官方更有「廣告詞」稱，「歷史悠久名氣大、五嶽獨秀風光好、佛道並存影響廣、交通便利客源多」。假如在這「文明奧區」、「宗教聖地」發生一樁文化笑料，不僅對於當地的施政與旅遊不利，顯然也有損於「文明奧區」、「宗教聖地」的名。

南嶽大廟是江南最大的古建築群，有「江南第一廟」、「南國故宮」之稱。每年八月十五，這裡都要舉行規模盛大的廟會，不少日本、東南亞的佛界人士及華僑，長途跋涉來此朝拜。正因南嶽大廟的國際影響力，假如在此產生一樁文化笑柄，其影響絕不會局限於城內，極有可能醜名揚千里。

聖帝殿是南嶽大廟的正殿，殿內供奉着被稱為南嶽之神的「南嶽司天昭聖帝」，即火神祝融。殿內任何建築、器物、文字，都是宗教、文化、歷史的符號與表徵。假如在南嶽大廟發生一樁文化醜聞，而這一醜聞恰恰出現在眾所矚目的核心建築與重要部位，就必然出乖露醜。

宗教場所向來是此岸與彼岸之間人們進行心靈溝通與精神交流，從而達到「結善緣」、「求正果」的無形橋樑。在這個意義上，宗教場所也是傳承與弘揚「正能量」的重要載體。如果在這些載體之上，出現一些本來不該出現的紕漏或錯誤，其所傳播與展示的也就不可能都是「正能量」。

本文標題之《南嶽匾額指謬》，是在周安林先生的提示下寫作的。南嶽匾額多，匾額上發生謬誤，是十分罕見的。遺憾的是，這一事件偏偏就發生了，而且發生在南嶽大廟的建築核心、宗教核心、文化核心——「聖帝殿」正中的匾額之上。這塊匾額呈立式，中間三個金色楷體大字——「聖帝殿」，上款為「公元壬申孟冬上浣谷旦」，下款為「湖南省道協會會長王信安敬書」。

需要對匾額上的文字作一解釋。正中的「聖帝殿」三字沒錯。上款是題寫時間。「公元」即公元紀年，是目前世界通用的紀年體系。公元紀年自耶穌誕生前開始，今年為公元2013年。「壬申」為我國干支紀年。干支紀年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按照順序組合紀年。這種紀年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今年為癸巳年。在上一個千年中最後一個「壬申年」是公元1992年。「孟冬」，指冬季的第一個月，即農曆十月。魏武帝曹操有樂府《步出夏門行》，第四章《冬十月》開篇就有：「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蕭清，繁霜霏霏。」「上浣」，即上旬。明代楊慎指出：「俗以上澣、中澣、下澣為上旬、中旬、下旬，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丹鉛總錄·時序》）「谷旦」，即良辰、吉日之意。《詩經·陳風·東門之粉》有：「谷旦於差，南方之原。」《毛傳》解：「谷，善也。」《鄭箋》則解：「旦，明。」

下款為匾額的題寫者。王信安（1918—1993），河北寬城人。1949年春留止南嶽玄都觀後任監院。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爆發，王信安被迫離觀回鄉，擔任「赤腳醫生」。1985



■南嶽大廟。網上圖片

年夏，回玄都觀主持廟務。1985年11月，當選為湖南省道教協會會長。匾額上所謂「湖南省道協會會長」即指此。1993年元月4日，在南嶽羽化。有介紹說，王信安道長不僅道學造詣深厚，而且書法功力深湛，擅長正楷。如此推算，聖帝廟匾額係其1992年農曆10月上旬題寫，兩個月後即仙逝於南嶽。

這幅匾額謬在何處呢？問題出在上款的「公元壬申」四字。「公元」與「壬申」作為兩種完全不同的紀年方法，在一幅匾額連續書寫，的確大煞風景！公元紀年與干支紀年，儘管在我國同時使用，但絕不會將之合而為一或混為一談。在中國傳統文化領域或古代文化遺留場所，採用干支紀年，人們並不以為怪，怪的是竟然在干支年號上突兀地加上「公元」二字。這樣的錯誤與謬誤，只能以頭頂着糞來解釋。「公元」而「壬申」或「壬申」而「公元」，這樣的嫁接甚至比獅虎獸之類的雜交更荒誕。這樣一則有損「宗教聖地」之名，有損「文明奧區」之清譽的文化事件，顯然是尷尬和丟臉的。

據周安林先生介紹，此一文化笑柄出現在堂皇殿堂之上，當地的專家學者、有識之士，曾經多次提出糾謬修正之建議，奈何人微言輕，無人理睬。王信安道長在衡湘道界享有盛譽，是為賢者諱而投鼠忌器？還是這幅匾額曾為官員所首肯，因懾於權威而為尊者諱？抑或有人認定此匾原本沒問題？均不得而知。

網絡上有人為「公元壬申」辯之曰，王信安道長並非不知何謂公元，他認為「公元」具有宗教色彩，干支紀年更為科學，有意向世人宣示他不承認西曆為公元，以提高干支紀年的文化地位，遂有了「公元壬申」之題詞。這樣的辯解十分荒唐。就其原理而言，公元紀年是以地球繞太陽公轉一周為一年；干支紀年是以月球繞地球公轉一周為一月。在科學上，前者顯然比後者更精確。以王信安道長的道行、修養，斷不會為挺「干支紀年」硬將「壬申」作為公元紀年之理！

借口宗教色彩而鄙視公元紀年，甚或稱我國只在建國後才採納公元紀年，都是錯誤的。雖然公元紀年帶有宗教胎記，但卻給文明社會提供了一個準確又可靠的日曆系統。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然而，我國採用公元並非始自此時。1912年1月2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發佈《改曆改元通電》：「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同時實行「中華民國」紀年。

排斥公元紀年，固守干支紀年，這種狹隘的排外與自慰心理在滿人入關之初就曾出現過。王信安先生也許只是筆誤或疏忽，偏偏有人為之戴上一頂固守祖制，反對西法的愛國桂冠。魯迅先生曾提及，清朝初年，楊光先因抱殘守缺本土曆法，強烈反對西洋曆法，最終落了個可笑又可悲的下場。楊光先的名言是：「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墳·看鏡有感》）這個奉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同樣邏輯的愛國大臣，其最終結局卻是，「坐（楊）光先斬，上（康熙皇帝）以光先老，貸（免）其死，遣回籍，道卒。」（《清史稿·楊光先傳》）

遊蹤

在騰沖呼吸

■ 俞慧軍

飛機剛着落雲南騰沖駝峰機場，來自印度洋的流雲在騰沖盆地東部突然崛起的高黎貢山上空靜止，彷彿停住了時間。我迫不及待從飛機舷窗向外瞭望：「請天下人都來騰沖呼吸！」機場東側一幀巨幅宣傳牌吸引八方旅者。初冬時節，我遠離家鄉蘇州充盈霧霾的空氣，來到騰沖深呼吸，貪婪地汲取騰沖每一方淨土之上的清新空氣。

騰沖的高黎貢山有着獨特而豐富的生態資源，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騰沖又是著名的僑鄉、古西南絲綢之路的要衝，自宋朝以來就是珠寶玉石的集散地。三百多年前，「千古奇人」徐霞客曾在騰沖戀戀不捨停留多日，寫下了3萬多讓外界嚮往騰沖的文字。冬無嚴寒，夏無酷暑，四季如春。初冬騰沖的北海濕地，無名的水草依然綠肥紅瘦，蕩漾清波，仙舟神韻，盡展風姿。無名的花兒依偎在藍天白雲下，蘭花朵朵，葉似尖刀，花團錦簇，郁香沁脾。海棠花瓣，猶如瑪瑙，玲瓏剔透，紅中滲紫，隨風起舞。珊瑚草、鳶尾蘭、薊薹菜……密密麻麻，盤根交錯，形成一片片草甸各自浮在水面上，宛如一個個茵茵的綠色草島。我步履輕輕地踏上草島，感覺像踩海綿一般。滿目花草，五彩繽紛，如火如荼。遍野的小鳳仙草在冬日藍藍的蒼穹之下，濯濯的碧水之上，佈滿了芬芳的花陣：玫紅似瑪，藍綠似玉，粉黛似月，星羅棋布，迎風招展，美不勝收。空氣中瀰漫草葉的清香，蘆葦叢中傳出嘎嘎的野鴨叫，湖面上不時有遊人腳踏草排的驚喜聲，泛舟湖面，宛若置身於大草原；舟楫搖盪，湖光灑灑，微波不興。舟楫攪動處，盪開一道清澈的水路，白雲浮於湖面，青山落坐湖中，草木纏繞水域，偶有魚、蝦在雲山湖海掩映的水草間游弋，人間仙境非北海濕地莫屬。我在北海濕地深呼吸。

進入疊水河，層巒疊嶂之間的疊水河瀑布把負氧離子帶到了這片淨土之上。疊水河綠樹蒼青，藤蘿蔓蔓，黃花扶疏，斜陽映溪，水潤靈光。在疊水河深呼吸是騰沖之行的另一種奢侈。趕往黑魚河，沿溪流溯源，九曲八彎，溪水蕩蕩，黑魚游弋，慢騰悠悠，恰如游龍；溪澗兩邊，古木參天，葉茂花俏，拾階移步，苔蘚濕滑，足生紫煙。行走約莫半個時辰，溪澗右翼6個秀麗的大字跳入眼簾：「此泉水可飲用！」提示牌告訴我：我已進入黑魚河源頭。已久未遇自然生態泉源，怦然心動，便取泉一杯，徐徐自飲，口中品茗，慢咽細嚼，柔純清甜。爾後我便一鼓作氣喝個痛快。初冬風涼，黑魚林海，甘泉入心，心曠神怡，好個騰沖，竟有如

此美景！如此妙景！翌日晨曦初露，來到距離騰沖約12公里熱海風景區。騰沖有「萬年火山熱海，千年古邊關」之譽，有99座火山雄峙蒼穹，88處溫泉噴珠濺玉。熱海有國內最密集的火山群和地熱溫泉，晨晨升騰的充斥硫磺味兒的灼熱氣流從熱海的每一個縫隙冒出滾燙的霧氣。艷陽冉冉，陽光普照，溫泉四溢，林蔭遮天，人聲鼎沸。我蕩漾在熱海的岸邊深呼吸。

午後五時，大巴車穿過騰沖腹地向和順古鎮進發，眼中已看不到風景中的情節，一路綠意盎然，全然沒有冬日的蕭瑟。晚霞沐浴的和順古鎮安靜得像疊水河的泉水。很明顯，和順古鎮是以遠征軍戰史、馬幫文化和建築文化為基本文化元素進行重修的；古鎮在騰沖平原西北部依山而建，流經古鎮的清澗河流映着房屋的流簷飛角，河面隨處可見零星的殘荷。

夜幕降臨，和順古鎮華燈初上。在滿城溫柔的燈光和清許的冷風中，我獨步來到小鎮的一棵老榕樹下，靜坐在老榕樹庇蔭的石凳上。抬頭東望，兩位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為和順古鎮題寫的秀墨寶釀然入目；朱鎔基的題字：「和諧和順。」李瑞環的題字：「內和外順。」曾任泱泱大國總理朱鎔基的題字是我首次目睹，和順古鎮的人文底蘊可見一斑。一群中學生從石板路上安靜地走過，作別塵囂，潛入古鎮的夜色，回味騰沖之行的所見所聞：景區未見一家工廠，整潔的街巷，明朗的房舍，濃密的綠樹，清澈的河流，騰沖淨土之上的空氣中負氧離子濃度均超過了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每立方厘米不低於1000至1500個的標準；瞻仰和順古鎮上全國最大藏書最多的鄉村圖書館、艾思奇故居、滇緬抗戰博物館、古道馬幫文化時光聖殿……深深呼吸騰沖新鮮的自然空氣，深深呼吸由騰沖遠古歷史與現代文明釀造的清新的文化氣息，我無比寧靜，從身體到內心。請天下旅者都去騰沖呼吸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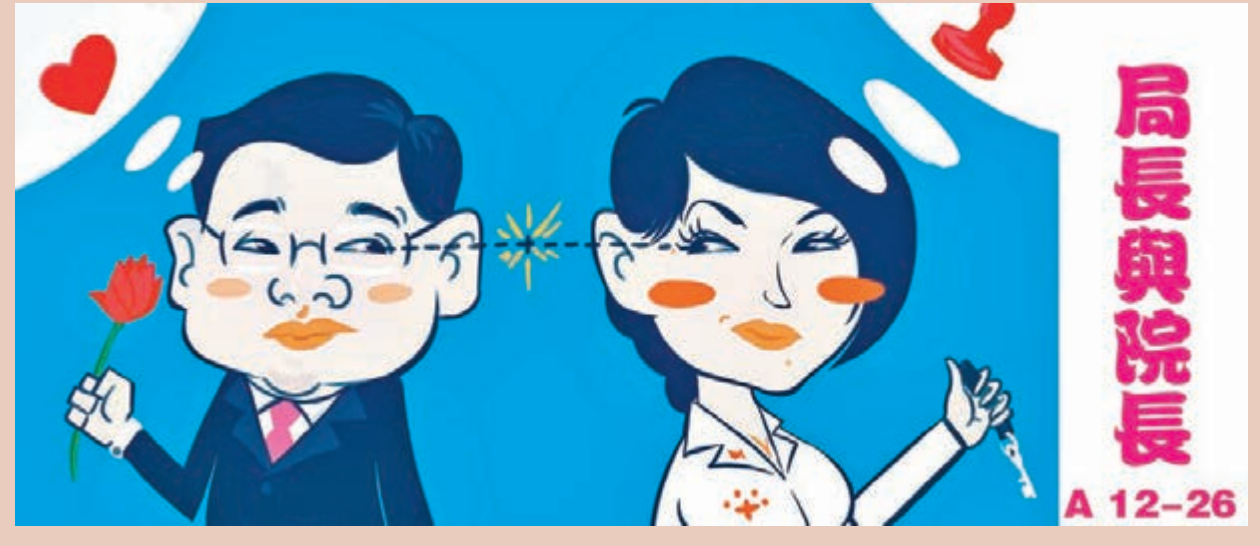
■疊水河瀑布。網上圖片

畫中有話

■ 圖/文：張小板

送大家一張電影票，去觀賞年度賀歲反腐大戲《局長與院長》。

劇情簡介：一個是行政主管，一個是部門老大，若說有奇緣，如今偏又捉住他；若說沒奇緣，如何怕人偷拍下？一個責令辭職，一個接受調查。一個是保護傘，一個是撈錢耙。想財色兩不誤，怎瞞得人倫黨紀和國法，最終皆被抓。



心靈驛站

■ 馮 磊

打柴的生活

人生在世，內心平和最為可貴。心境悠然，可以自得其樂；能自得其樂，就不必在意斤兩的多少。想想舊時代的那些人，他們不必點卯、記工，雖然貧寒，過得倒也灑脫。土地裡刨食，寒潭裡沐浴。山間勞作，掬一捧泉水解渴；餓了，就烙一鍋大餅；去山裡抓隻野兔，就是最好的菜餚。日落之前拎着斧頭去打柴，累了，可以看看天邊的落日，聽聽遠處村子裡雞鳴狗叫的聲音，或者坐在樹邊看煙囪裡煙柱裊裊上升的意趣。

這趣味，是聞嚼菜根的快樂，與大魚大肉不接邊的。

周作人是一個雜家。他自稱，是一個「打雜的人」。在《周作人自述》裡，周二先生寫道：「他原是水師出身，自己知道並非文人，更不是學者，他的工作只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關於歌謠、民俗、通話的搜尋，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專譯，都高興來幫一手……因為文藝的專門，所以不求學但喜歡讀雜書。目的

只是想多知道一點而已。」

周的所謂打雜，讓人想到那些四處遊走的邊緣人。他們始終徘徊在所謂正業的邊緣，基本上是憑借自己的喜好行事。去溪邊釣魚，有了興致就順手抹上幾筆；去山裡砍柴，跟着村夫野老偷得幾式殘局。這樣的生活，似乎全無目的，確也興致盎然。在別人眼裡看似雜要或者多餘，自己竟然也玩得風生水起。

這樣的日子，就是所謂不入流的生活。

六祖慧能向佛，拜高僧弘忍為師，得以在寺內落腳。具體的工作，是在碓房舂米。

這慧能入得寺門，幹起粗活來如魚得水。忽一日，弘忍大師囑咐諸弟子各自做一偈語，目的，是為了確定接班人。

慧能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一個打雜的，一無所有，哪裡會有什麼牽掛？

一個出家人，本應該六根清淨，有什麼必要時刻留意自身的得失？

打雜的慧能，從打雜中得到了真解。

「本來無一物」。與世無爭的，竟然有最多的。

因為不爭，故眾人不能與之爭。

因為習慣了在邊緣遊走，所以不在乎得失，也就無所謂風暴的強弱。

因為無所謂窮途末路，自然隨時隨處可以坐看雲起……

——明天，扛一把斧頭，我要去山中打柴燒水。



■網上圖片

豆棚閒話

■ 賀越明

名人手笥

這是一個通脹的時代，百物騰貴，房價尤其，但要說二線城市的一個獨棟別墅，價格等同一張有魯迅先生手跡的信箋，可能無人相信。然而，嘉德秋季拍賣會上，魯迅的一通手笥，拍出了六百五十五萬多元！這封致陶亢德的信，共二百二十個字，平均一個字二萬六千元，可謂「一字千金」。花費六百五十五萬元，買一棟二百五十平方米的別墅，均價正是二萬六千元。說起來有些俗，但不光是魯迅，同一個拍賣會，名人手笥明碼標價，李大釗《致吳若男書笥》以四百四十四元拍出，陳獨秀《致陶亢德書笥》以二百三十萬元成交。還有，毛澤東親筆致傅作義且由薄一波遞交的公函封，賣出六百五十五萬五千元。起先看到這新聞，我還以為看花了眼。就算是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公函封，那上面有毛澤東的墨寶，說到底，還是一個信封，想不到拍出了天價，也是二線城市一棟別墅的價錢。

對於此中奧秘，每日為三餐辛勞的升斗小民，一定看不明白；就連我這成天與文字打交道的人，一時也無法理解。不像後來用自來水筆，如今又用電腦和手機，「五四」那一代文化人，毛筆字都寫得好。魯迅的字當然也好，秀逸而具古隸風，但終非書家之作。他的那通手笥不是條幅，裝裱起來懸掛客廳或書房，自我賞析或供人觀摩，都不大恰當。其中的文字，是有關學習日語的一點意見，算不上名言議論，且早在《魯迅書信集》和《魯迅手稿全集》披露，也不是獨得之秘。當然，花鉅款拍得那通手笥的，不會是清寒的文史學者，亦非對魯迅的信函有特殊興趣，也肯定不是買回家用來壓箱底。據說，魯迅致陶亢德的手笥，現存共九通，絕大部分已由公家收藏，流傳在外僅此一通。這樣看來，新的佔有者若無意捐給公家，最大的可能，是作為投資品奇貨可居，待價而沽。這類名人手笥，像是一種文化符號，無資產定價可言，一旦進入拍賣市場，就可能出現奇跡。這個市場是按「物以稀為貴」的鐵律，玩擊鼓傳球的遊戲，參與者又是非理性的，在拍賣師主導的現場氣氛感染下，壓箱底的信函也會變成「無價之寶」，獲利豐厚。試想，如若不是參與者的非理性所致，怎麼會售出那麼高的價錢呢？

那位與魯迅、陳獨秀鴻雁來去的陶亢德，是浙江紹興人，魯迅的小同鄉，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先後編輯《論衡》、《宇宙風》、《人間世》等雜誌。因此之故，他手上曾擁有不少文化人的手稿、照片、書簡和字畫。據一份港報最近刊文稱，現居美國三藩市灣區的陶亢德之女告知：

「我父親是很早就把書信捐出去的。……但不能排除他讓公家抄了以後還給他。」其中這一通比較特別，很可能在「文革」中抄家被抄走後沒有發還，導致「流傳在外僅此一通」，結果進入了拍賣平台。顯見，手笥固然是書法的載體，而名人之名，則是載體的超高附加值，使手笥在市場上得以流通，成為有價且可能暴漲的資產。然而，同是致陶亢德的一通手笥，論成交價，魯迅的又比陳獨秀的貴一倍半都不止。這能說明魯迅的書法比陳獨秀的好，抑或陳獨秀的名氣不及魯迅？又或者，只是願意出更多錢的買家比較喜歡魯老夫子？

在某種意義上，現今擁有名人手笥，和收存名家字畫一樣，等於擁有了財富，有機會套現，用於享受富裕的生活。去年夏天，原由香港《廣角鏡》月刊前總編輯李國強存有的錢鍾書、楊絳夫婦及女兒錢瑛的手稿和書信，擬以「錢鍾書書信手稿專場」在北京拍賣，楊絳獲悉又驚又氣，聘請律師控告對方「侵權」，由法院發出訴前禁令迫使拍賣公司撤拍。這位年逾百歲的老太太打電話質問李國強：「我當初給你書稿，只是留作紀念；通信往來是私人之間的事，你為什麼要把它們公開？」又問：「你為什麼要這樣做？請給我一個答覆。」後來，李國強對媒體解釋原委時表示：「我不能奢求再得到她的原諒。她將永遠不再會信任我。」的確，手笥是極為私密的交流媒介，往往是一段情感和信任的記錄，可能被後人當作佳話相傳，無論書寫者是否在世，一旦進入拍賣市場，擁有者便很難洗脫開利而起、見利忘義的嫌疑。

前些天從報上讀到徐城北先生的兩文，憶述他的「太上師」葉聖陶和沈從文。這兩位文學前輩，與其父母早有交情，亦師亦友；而且關愛和教誨又延續到他身上。文中提到，「我至今手中保存許多沈伯伯的信，有解放前給我母親與父親的，也有『文革』期間寫給我個人的。……目前，這些信都已收進了三十卷的《沈從文全集》」。他還珍藏着結婚時沈從文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賀辭。「我想，紙片再貴重也是有價的，而他寫上去的幾句言語，難道不是貴重得無價？所以時至今日，電視台中尋寶藏寶節目搞得熱鬧，相比之下，我覺得還是手中這些東西更加沉甸甸、金燦燦」。對忘年交的情誼珍視如此，便不會為了過上更體面的生活，把擁有的名人手笥送去賣個好價錢。城北徐公守住心靈的純真，不曾通脹。